

死神唇边的笑 李金髮传

陈厚诚 / 著

(修订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厚诚 / 著



死神唇边的笑 李金髮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李金髮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人物，
他的诗神秘幽深。

李金髮也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作为曾经名噪一时的『诗怪』，

现在知道这位曾经开创了现代中国一个新诗派的诗人的读者不多。
作为一位艺术家，

他在现代雕塑领域里的拓荒和在美育园地里的辛勤耕耘，

更是鲜为世人所知晓。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 /陈厚诚著. —修订本. 一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4
ISBN 978-7-5306-4804-9

I. 死… II. 陈… III. 李金发 - 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97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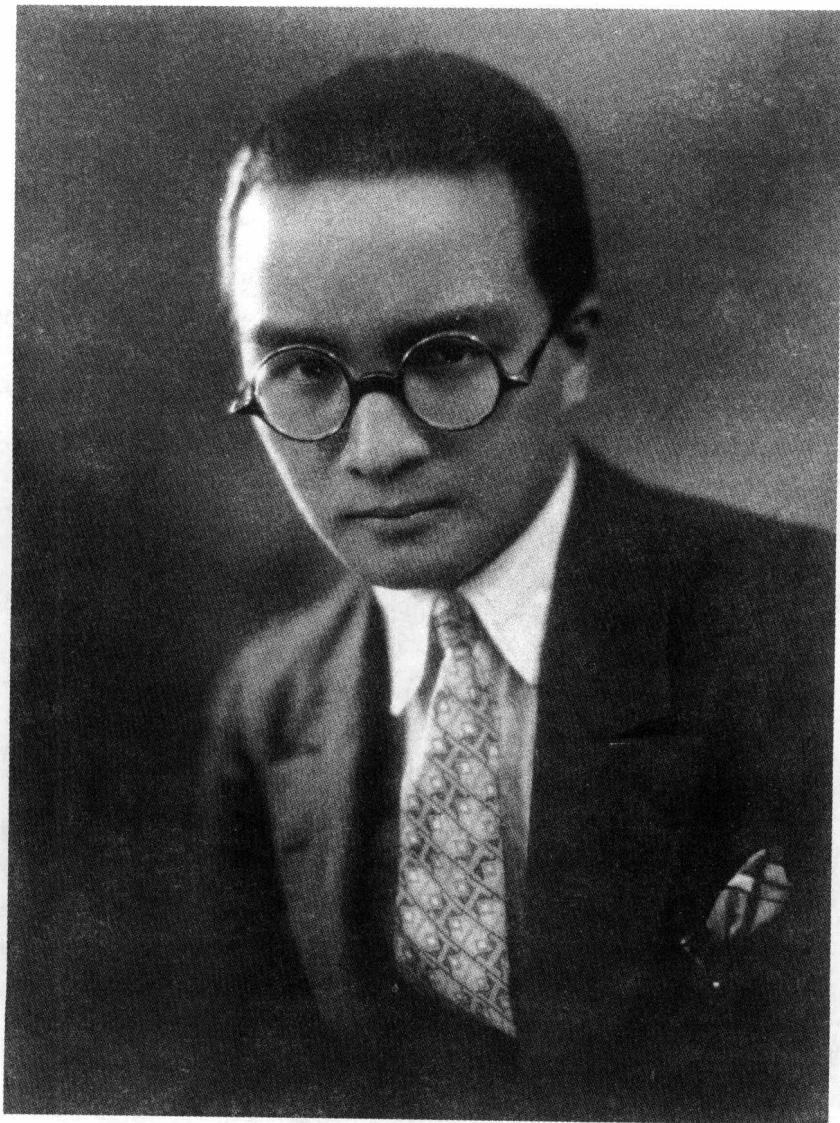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2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青年时代的李金发

我要说的话

得知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陈厚诚教授所著《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的修订本，作为李金发的长子，我在高兴之余，愿借此机会，说说我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印象。

陈著的《李金发传》是中国大陆关于先父的第一本传记，而且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有关先父的唯一传记。我的印象，作者写这本书，并非要发挥想象，进行传记文学的创作，而是基于一个教授、学者的要求，通过先父一生的经历和创作来进行严肃的文学研究，探讨先父是如何走到象征派门下的？他的童年生活，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社会情状、悲观哲学、文艺思潮以及人道主义和左倾读物等，是怎样错综复杂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后来弃文从政、从商？等等。在我看来，陈著的这本传记对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做出了颇有见地并且符合李金发实际的解答。

由于是进行严肃的文学研究，所以作者在这本传记的写作中从不凭空想象和臆断，一方面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

港、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搜集先父的著作、回忆录以及有关研究、评论文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书面资料；另一方面又对先父的家乡广东梅县以及在世的亲属和有关人士进行调查和采访，其中也包括了对生活在美国的我和弟弟李猛省的调查了解，从而又掌握了不少在书本、报刊上查不到的珍贵的活的材料。这样，作者就将他的记叙建立在了丰富而又翔实可靠的史料、史实的基础之上，严格用事实说话。据我反复阅读这本传记的观感，可以说书中所记每一件事都是言必有据。唯其如此，作者才能在书中渐次揭开先父家世生平的神秘帷幕，将一个真实的李金发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在搜集史料和实地调查上所下的工夫，是令人叹服的。仅以先父的婚恋生活为例，他早年在家乡梅县曾有一个从小生活在一起、感情甚笃的童养媳妻子朱亚凤这段史实，家父在他的著述中和口头上从未提及过，以致我作为他的长子都一直对此毫无所知。然而作者从搜集到的李氏家谱先父配偶的位置上，发现有“朱氏”二字，便抓住这一点线索展开调查，穷追不舍，终于考证清楚了朱亚凤的孤苦身世、到李家做童养媳和后来与先父结婚的经历，令我和弟弟猛省大感意外！还有先父的德籍夫人展姐（我的母亲），研究界长期将她误认为是“法国女子”，且对其生平语焉不详。直到作者的这本传记出版，纠正了学界的误传，读者才知道她是德国人，并从书中了解了她与先父的一段浪漫的爱情生活。此外，先父与展姐离婚后，与继母梁智因的婚姻，也是经作者记叙后才为世人所知的。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考证了先父婚恋生活的史实，而且还进一步考证了他的婚恋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书中很有说服力地推断先父《故乡》一诗（收诗集《微雨》）中，那引起他“青春沉湎之梦”的“淡白之面”，就是指的朱亚凤，认为《故乡》、《少年的情爱》等诗中描绘的情景，可以看作先父与朱亚凤当年幽会的一种诗意化的再现。作者还发现，诗集《为幸福而歌》中的两首诗《初心》、《à Gerty》都是先父与展姐定情后向她表白爱情之作；后来发表于《美育》杂志上的《回忆 Nikolasee 之游》、《小病》、《青春没有欺骗过我们》、《假如》等诗，

也都是先父携屐姐回到中国后，回忆他初次向屐姐表白爱情的情景，以及为抚慰来华后思念祖国的屐姐而作；而《初唱》一诗，则是先父与我的继母梁智因新婚不久向她表白心迹的作品。读了作者的这些考证、推断和分析，再来读先父的这些诗，我顿时觉得读懂了许多我原来读不懂的东西，对先父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也理解得更深了。我猜想，这种效果在李金发诗的其他读者、研究者身上也会发生的吧。而这大概就证明了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所说的，作家传记的写作确实有助于“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有助于揭示诗歌实际产生过程”(见本书作者《小引》)。

当然，以上只是举的与婚恋生活有关的例子。而实际上，作者在史料钩沉和史实考证上所下的工夫是贯穿了李金发一生的方方面面的。这方面的情况，只要看看本书各章的大量注释，就可明白，不用我在此赘述。不过我还是想举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例证，那就是先父晚年在美国纽约定居后，曾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浮生总记》，分十八期发表在马来西亚的《蕉风》月刊上。这部回忆录系统地回顾了他自己的一生，涉及到他的生平经历、婚姻恋爱、思想感情、文学创作、艺术垦荒，以及对法国社会、西方思潮、国内文坛、官场内幕的观感与态度等，实是研究李金发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然而这部重要的回忆录因是发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马来西亚一个不太知名的刊物上，而当时的中国又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所以它一直就像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样不为国人所知。直到陈厚诚教授为写这部《李金发传》，才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将它淘了出来。这一发现，披露了李金发生平和创作中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细节和秘辛，为李金发研究提供了一份最为系统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对陈著《李金发传》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作者对传主所持的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对其诗，作者在充分肯定其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学术界依然存在的分歧，指出“这既反映了人们诗歌观念和批评眼光的不同，同时也与这位诗怪本身的瑕瑜互见、成功与失败有关。”对其

人，作者既肯定了先父是一个有很深文化修养的诗人和艺术家，具有文学艺术创造的要求和抱负，同时又不回避他身上有点欧洲“绅士”的文人气，不甘过穷困的“寒士”生活。他指出这就是造成先父一生与文学艺术若即若离，并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认为“他之不能将献身艺术的初衷贯彻到底，社会应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也有一半的责任”。我很喜欢作者对传主的这种不偏不倚、不溢美、不护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论是对文学研究还是对历史人物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只有持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才能写出一个真实的、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先父是一个思想和行动充满矛盾的人。作者看准了这一点，也不回避这一点。书中有一段针对这一特点的话，我非常欣赏：“他在法国象征派诗和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思想上对人生抱有深刻的悲观，然而在行动上却又极为勤奋和刻苦。他的人生，就像他在诗中所咏唱的，是在‘死神唇边的笑’。他一面反复慨叹生与死近在咫尺，一面又拼命写作、耕耘、创造，让生命在死神的唇边开出了不少奇异的花朵。”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先父一生的最集中、最精辟的概括。

下面，我要简单说说本书的作者了。我和陈厚诚教授大概是从1992年开始通信的。那时他正开始为撰写《李金发传》作准备，所以写信给我了解有关先父的情况。从那时开始，我们通信已达十五年之久，往来信函不下几十封。其间，我于1996年携家人到中国探亲旅游，还曾到成都四川大学他家作客。后来，我们又同时参加了2000年10月在梅州举行的“林风眠李金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朝夕相处了好多天，还抽空讨论了编选、出版《李金发文集》的设想。通过十五年的交往，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朋友。在我的印象中，陈厚诚教授是一个严谨勤奋的学者，著述颇丰，在他教学和研究的领域，是颇有建树和知名度的。但他为人低调，少张扬之意，无自得之态，待人诚恳谦和。这使我产生了与他的一些朋友相同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人与他的名字太相像了。“厚诚”——忠厚诚恳，确可以说是他性格的写照。但我宁愿将其解析为为学与为人

两个方面，“厚”是他做学问的功底，“诚”是他待人的态度，套用汉语特有的对仗和嵌名的方式，就是：积学也厚，待人则诚。我感觉这就是陈厚诚教授为人为学的两个最大特点。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他才能写出这本内容厚重充实，而风格朴实无华的《李金发传》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是文如其人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修订本的《李金发传》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早日与读者见面！

李金发长子，
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 李明心
2007年8月25日

小引

李金发，原名文俊，号微斋，现代诗人。他与徐志摩、闻一多、胡适并称“新月派”四人。他的诗神秘幽深，风格怪异，对现代诗坛影响很大。他的诗集《微醉集》、《为幸福而歌》、《繁星集》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人物，不仅他的诗神秘幽深，而且他的家世生平也像谜一样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人们对于他，大概是知其名比知其诗者为多，知其诗又比知其人者为多。

李金发也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作为曾经名噪一时的“诗怪”，他的诗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如果说是一种历史毁誉中的存在，那么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则可以说是一种被人遗忘的存在。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整整一代人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位曾经开创了现代中国一个新诗派的诗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在现代雕塑领域里的拓荒和在美育园地里的辛勤耕耘，更是鲜为世人所知晓。

李金发又是一位思想和行动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在法国象征派诗和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思想上对人生抱有深刻的悲观，然而在行动上却又极为勤奋和刻苦。他的人生，就像他在诗中所咏唱的，是在“死神唇边的笑”。他一面反复慨叹生与死近在咫尺，一面又拼命写作、耕耘、创造，让生命在死神的唇边开出了不

少奇异的花朵。

历史是一位公正的书记官。凡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的继往开来付出过心血与才智的人，历史都不会让他在自己的画卷里永远成为空白。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作为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李金发之终于被人“记起”并成为“重新评价”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历史公正的一种生动体现。

当然，李金发迄今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褒贬不一的人物，对他评价的分歧依然存在。这既反映了人们诗歌观念和批评眼光的不同，同时也与这位诗怪本身的瑕瑜互见、成功与失败并存有关。他并非一个“完人”。

所以，笔者在这本小书里所要做的，并非在世俗的意义上为李氏“树碑立传”，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本书的目的不在站在褒贬、毁誉的任何一方去反驳另一方，而是力避不适当的拔高或贬低，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李金发，写出他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独特经历和性格，写出他一生的成就和局限、成功和失败、长处和短处、经验和教训，并尽自己之所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恰如其分的评价。笔者认为，这样做对于传主来说也才算真正的负责和尊重。李金发曾经说过：“我生平不喜欢看名人传记，因为成功的人，样样都是好的、聪明的，如‘少有大志，事亲至孝’之类，加上许多渲染，则成为完人了。”^①看来，在反对把名人写成“完人”这一点上，笔者的态度与传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笔者之所以选中李金发来作传，首先当然因为李氏作为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地位。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李金发的重要性与我们对他的了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迄今为止，我国台湾虽出过一本李氏的评传，然对其生平所记却甚简略。“知其诗而不知其人”，有时就不免要影响到对其诗的理解和评价。事实上，过去对李金发的不恰当的贬低和误解，有不少就是对他的生平过于陌生所致。所以还是鲁迅说得对：“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②而这就有赖于作家的传记。因此，本传的写作，实出于文学研究的动机，也属于文学研究的性

质和范围。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就曾指出，作家传记的写作是“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有助于揭示诗歌实际产生过程”，肯定它“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③。其实这一方法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

另外，李金发之所以吸引笔者，还因为他似乎走了一条与现代中国绝大多数诗人、文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他从南粤客家走到了欧洲艺术中心的巴黎，在诗歌、雕塑、美育乃至小说、散文、翻译等多种领域都展露过才华，而终于又弃笔从政、从商，以致几乎完全被诗坛、艺坛所遗忘。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都走了一条独特的路。如果通过本传记的撰写，能让读者看到二十世纪时代、社会的巨变中，有这么一个诗人曾经怎样奋斗，有过哪些成功和失败，在哪些方面实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又在哪些方面失去了价值，那或许也是不无意义的吧。

当然，这只是笔者小小的心愿。至于它实现得如何，笔者诚恳地等待着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与指教！

注释：

- ① 李金发：《仰天堂随笔·新煤油大王》，香港《文坛》月刊第一一九期，1955年2月。
- ②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③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六十八页，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



- 我要说的话 李明心(李金发长子) ○○一
小引 ○○一

第一章 忧郁的少年(1900—1919)

- 一 南粤客家子 ○○一
- 二 多病少爱的童年 ○○六
- 三 新旧交替中的童年教育 ○一一
- 四 负笈香港 ○一七
- 五 初婚 ○二一
- 六 卷进赴法勤工俭学的大潮 ○二五

第二章 塞纳河畔的青春岁月(1919—1925)

- 一 从枫丹白露到百钟之城 ○三一
- 二 巴黎拉丁区的艺术学徒 ○三九
- 三 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私淑弟子 ○四七
- 四 在“微雨”中踯躅的诗人 ○五二
- 五 凶年的食客——游学柏林 ○六三
- 六 为幸福而歌——从柏林到巴黎 ○七〇
- 七 罗马的旖旎时光 ○七九

第三章 别了,浪漫的青春时代(1925—1937)

- 一 学成归国的少年艺术家 ○八八
- 二 中国象征派诗的创始者 ○九四
- 三 到武汉去 一〇四

四	当上了蔡元培的秘书	一〇八
·五	在雕塑园地里拓荒	一一二
六	主编《美育》杂志	一二〇
七	婚变	一二八
八	“现代派”中的波德莱尔声调	一三四
九	“诗怪”的小说世界	一四一
十	从南京到广州	一四六

第四章 从八年抗战到外交生涯(1937—1951)

一	越南逃难	一五四
二	怒斥汉奸汪精卫、周作人	一五七
三	为抗战而歌	一五九
四	投笔从戎	一六三
五	出使两伊	一六六

第五章 海外飘零(1951—1976)

一	从巴格达到纽约	一七二
二	农场经营的兴衰史	一七五
三	飘零闲笔	一七九
四	没有实现的愿望	一八四

附录

李金发诗精选(30首)	一九〇
怀念父亲李金发	李明心 李猛省 二四一
李金发研究资料选目	二四五
修订版后记	二四九

忧郁的少年(1900—1919)

一 南粤客家子

李金发在一首怀念故乡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
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
藤荆碍路，用落叶谐和
一切静寂，松荫遮断溪流。

这“远出南海一百里”的地方，就是地处我国南疆，号称“岭东上国”的广东省梅县。

梅县，在汉代为揭阳县地，宋时改称梅州，清代为嘉应州，民国时改为梅县，现属梅州市管辖。梅县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如近代“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爱国诗人丘逢甲，辛亥革命烈士温生才、陈敬岳等等。

梅县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据一些学者考证，客家人的祖先是在西晋末年十六国大乱和南宋渡江时，从中原或甘肃陇西迁来的，因为南下时当地已有土著人居住着，所以后来者就被称为客家。

梅县地处五岭以东的山区。全县东西宽一百六十余公里，南北长一百七十余公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都是崎岖的丘陵山地。所谓“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就是那里世代栖息的客家人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梅县境内的主要山脉有两条，一条是正东偏西的凤凰山脉，呈北——南略偏西走向；另一条是东南的阴

那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其主峰海拔均逾千米，其中的铜鼓嶂达一千五百六十米，比东岳泰山还高。这两条山脉有如两道天然的屏障，高高耸立于大片丘陵山地之中，北挡寒流，南阻台风，既保护了梅县地区免受寒流台风的袭击，同时也阻隔了梅县与外界的交往。梅县是山区，又是水乡，有五十多条河流穿流其间，其中最主要的有梅江、汀江和韩江。梅江发源于陆丰、紫金两县交界的乌突山，至大埔县的三合坝与汀江汇合后称为韩江，再南流九十公里到潮安，然后经汕头入南海。在李金发的青少年时代，这条水路是海县人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不少人就是从梅县乘小火轮至三合坝入韩江，再顺流而下至汕头，然后改乘海轮经香港前往南洋等地谋生。陆路则可经兴宁、五华、龙川、河源、惠阳等县通往广州，但这条穿越贫瘠山区的原始道路非常崎岖难走，所以当年梅县人多愿从水路经香港到广州，而很少走这条坎坷崎岖的陆上通道。

可以看出，就自然环境而言，上天并没有对梅县特别垂爱，倒是那天然生成的丘陵和大山阻隔了梅县与外界的联系。贫瘠的土地和原始的耕作，使那里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为了生存，当地的客家人有的在有限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过着简单朴野的生活；有的则不甘困守山区，而远走南洋各地冒险闯荡，成为侨居海外的华侨。据有关史料记载，客人大批侨居海外始于宋末元初。那时，南宋抗元将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率领的宋军曾转战到梅州，不少客家人起而参加勤王部队。宋亡后，一批参加过“勤王”的梅州人不敢回乡，便远涉重洋避难，侨居海外。以后，凡有类似的重大历史变故，如清兵南下，太平天国兵败和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等，都有大批客家人远避南洋等海外各地。另外，遇上灾年，也会有不少人被迫离乡背井，到海外寻找生路。这样，梅县侨居海外的华侨就遍布东南亚乃至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

梅县人大量向海外寻求发展，表明他们具有一种改变生存处境的开拓精神。他们中不少人在所在国家或地区安家立业，成为外籍华人。但更多的人则考虑到向海外闯荡是一桩冒险的事

业，不便携家眷前往，同时也因存在着浓重的乡土观念，所以不愿举家定居海外，而是由男子到南洋等地经商，而女人则留在家乡支撑门户。在海外经商的华侨由于家人仍在梅县，所以不断将所得的收入寄回，或每隔数年返家一次，带回所赚钱财。这样就使得土地贫瘠的梅县，许多家庭的岁入却相当可观。他们用多年的积蓄，置田亩，修宅第，以求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永久的基业。李金发曾回忆道：“全县有三十六堡，常常一个堡里有几个乡村，望衡对宇，都是雪白的大厦，远望之下，确是雄壮，这些都是毕生在南洋奋斗的结晶。”^①与此同时，这些见过世面、长了见识的华侨，为了让子孙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以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所以多热心桑梓的教育事业，常常慷慨解囊，捐资兴学。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仅有三十万人口的梅县，就有一所嘉应大学、五所中学和七百余所小学。教育的发达，使得全县读书上进蔚成风气，梅县遂成为文化之乡，获得“人文秀区”、“文物由来第一流”的美誉。

李金发的家庭，就是梅县成千上万华侨家庭中的一个。
李金发于1900年11月21日出生于梅县梅南镇罗田径上村。原名李权兴，又名李淑良，“李金发”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其他的笔名还有今发、蓝帝、肩阔、弹丸、瓶内野蛟三郎、片山潜雀等。李家的祖籍为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传到李金发已是二十三代，而李氏家族是第七代才迁到罗田径这个地方来的。^②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贫苦的农民，本来世居于离罗田径五里之遥的半山腰的旧屋里，那里只有寥寥六七户人家，地名田子尾，被李金发称之为“道地的三家村”。祖父李文现在那里生下一对孪生子，就是李金发的父亲李焕章和叔父李焕香。后来父亲在南洋经商富裕起来，在家乡买田造屋，李家才从那荒僻的半山腰搬进在罗田径上村新建的“承德第”。

李金发的父亲李焕章，像梅县大多数华侨一样，也有一部饱和着血泪的奋斗史。他在那个穷山腰的田子尾度过了贫苦的童年，二十岁左右才到五十里以外一个堂叔的盐店里去做工。这位堂叔为人凶狠，动辄呵斥责骂，完全不把李焕章作为亲戚看待，